文章编号:1000-5404(2012)24-2511-04

论著

反社会行为始于青少年期和儿童期的暴力犯罪青少年童年受虐史、攻击行为的差异比较

马中锐,蒙华庆,胡 华,邹志礼,王 慧,杜 莲,张洪银 (400016 重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摘要] **目的** 比较反社会行为始于青少年期(adolescence-onset, AO)和始于儿童期(children-onset, CO)的暴力犯罪青少年童年受虐史、攻击行为差异;探索AO与CO攻击行为与受虐的关系。**方法** 选取14~18岁男性暴力犯罪青少年AO、CO各110例,选取14~18岁110例普通男性学生作为对照,采用一般情况问卷、儿童虐待问卷、忽视问卷、攻击问卷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结果** 父母不良嗜好、社会风气、父母婚姻及关系、父母教育程度等家庭社会环境因素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儿童期受虐、被忽视各因子及总分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86.524$、$F=70.754$,$P<0.01$),且AO组交流及躯体忽视得分高于CO组和对照组($P<0.05$),AO组和CO组性虐待、虐待总分高于对照组($P<0.05$);攻击各因子及总分:CO组>AO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4.887$,$P<0.01$);AO组、CO组攻击行为与童年虐待均呈显著正相关($r_{AO}=0.44$、$r_{CO}=0.78$,$P<0.01$)。**结论** AO较CO暴力犯罪青少年童年期家庭社会环境更差,童年受虐、被忽视程度更严重,但CO暴力犯罪青少年攻击行为更强,提示未来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干预需根据其类型特征采取不同措施。

[关键词] 攻击行为;虐待;忽视;犯罪;青少年
[中图法分类号] R913.5;R395 [文献标志码] A

Childhood abus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 violent adolescent criminals with adolescence- *vs* children-onset antisocial behavior

Ma Zhongrui, Meng Huaqing, Hu Hua, Zou Zhili, Wang Hui, Du Lian, Zhang Hongyin (Mental Health Center,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childhood abuse, neglec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between violent adolescent criminals with adolescence- (AO) and children-onset (CO)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aggressive behavior between AO and CO with being abused.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en AO and 110 CO violent adolescent criminals (all males, with an age ranging from 14 to 18) were selected from Chongqing juvenile prison. Another 110 male students at the same age range from an occupation high school served as control. All of them were assessed with the self-made general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item short-form (CTQ-SF),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AQ) and child neglected scale to cross-sectional survey research.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bad habits of parents, dwelling environment, customs,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and marital status among the 3 groups($P<0.01$). Very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childhood abuse, neglect and total score among the 3 groups($F=86.524$, $F=70.754$, $P<0.01$). The communication and body ignore was higher in the AO group than CO and control groups ($P<0.05$), yet the sexual abuse and abuse total score were higher in the AO and CO groups than control ($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ggressive behaviors among the 3 groups ($F=24.887$, $P<0.01$), in an order of CO group > AO group > control. Ther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childhood abuse both in the AO and CO groups ($r_{AO}=0.44$, $r_{CO}=0.78$, $P<0.01$). **Conclusion** AO group has worse childhood family, social environment, abuse and neglect compared with CO group, but CO group has stronger aggressive behavior.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fferent measurement should be take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violent criminals in future intervention.

[**Key words**] aggressive behavior; abuse; neglect; crime; adolescent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of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of Chongqing Committ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14). Corresponding author: Hu Hua, E-mail: huhua6688@sina.com

[基金项目]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决策咨询课题(渝科协学文[2011]14号)
[通信作者] 胡 华,E-mail:huhua6688@sina.com

1993－1996年Moffitt等[1-2]提出按反社会行为的始发年龄将反社会青少年分为反社会行为始于青少年期的暴力犯罪青少年(adolescence-onset, AO)和反社会行为始于儿童期的暴力犯罪青少年(children-onset, CO),并指出CO多受遗传因素影响,从小脾气暴躁、性格孤僻、和同伴相处困难、环境适应不良,儿童期开始出现不良行为,成人后易于发展为反社会行为,其行为破坏性大,且易于终身持续;AO不良行为开始于青少年期,受家庭、社会环境影响较大,给予适当的教育,其不良行为易于改变。近年来国外长期随访的研究[3]结果证明了这一理论。长期以来青少年反社会行为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尤其是青少年暴力犯罪。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众多,主要包括家庭社会环境因素和生物遗传因素,二者对暴力行为产生的影响哪个更大呢?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相关研究,但研究结果仍不一致[4]。本研究从Moffitt这一理论出发,分析AO和CO暴力犯罪青少年与普通青少年相比在童年期是否存在家庭社会环境、虐待、忽视及攻击行为的差异,明确CO、AO攻击行为是否与童年虐待有关联,为进一步干预青少年暴力行为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0年12月至2011年6月从重庆市少管所筛查因暴力犯罪而入狱的14～18岁男性青少年,筛查AO(反社会行为开始于14岁以后)和CO(反社会行为开始于11岁以前)暴力犯罪青少年分别110例,从重庆市某普通职业学校随机抽取110例14～18男性普通高中生。排除器质性疾病、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躁狂症、自闭症、发育迟滞以及精神科其他疾病。

1.2 工具

1.2.1 自编一般情况问卷 包括性别、年龄、家庭环境、父母教育情况、居住环境社会风气、经济条件,对于暴力犯罪青少年还调查其犯罪类型、服刑期限、入监时间等。

1.2.2 攻击问卷(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AQ) 2000年版的AQ含5个分量表共34个条目。该问卷在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敌意、间接攻击各分量表的信度分别为0.88、0.76、0.78、0.82、0.71。李丽[5]修订的中文版AQ有34个条目分为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敌意、间接攻击5个分量表。条目采用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攻击性越强。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53～0.72。

1.2.3 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item short-form, CTQ-SF) CTQ-SF由Thombs等[6]2009年进行信效度检验,中文版量表由张敏[7]于2011年进行信效度评估,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7,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41～0.68。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27～0.73,内容效度: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45～0.76,结构效度: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均超过各分量表与其他分量表之间的相关。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标准路径显示每个项目在相应因子上的负荷为:情感虐待0.39～0.59,躯体虐待0.27～0.74,性虐待0.51～0.61,情感忽视0.15～0.61,躯体忽视数0.30～0.43。复相关系数为0.03～0.56。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除躯体忽视分量表外,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该量表是一种较好的儿童期虐待测评工具。

1.2.4 儿童被忽视量表(child neglected scale) 儿童被忽视量表由杨世昌等[8]修订,由躯体忽视、安全忽视、情感忽视、交流忽视4个分量表组成,包括38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被忽视程度越严重。量表总量表重测信度为0.897,Cronbach's α系数为0.848,各分量表重测信度为0.819～0.892,Cronbach's α系数为0.785～0.812。探索性因素分析4个分量表各条目的因子负荷为0.301～0.708,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模型拟合度良好,达到心理学测量要求。

1.3 研究方法

在重庆市少管所,针对因暴力犯罪入狱的男性青少年,在狱警的帮助下通过访谈暴力犯罪青少年、电话访谈家长了解其不良行为。根据犯罪青少年有无以下不良行为及不良行为发生年龄在11岁前或14岁后(暴力行为:故意破坏财物、虐待动物、携带武器、斗殴、抢劫、欺凌别人;非暴力行为:偷盗、离家出走、经常撒谎、故意放火、经常逃学、入室盗窃),按照如下计分方法[9]:父母及青少年均确定的不良行为记1分,不一致的、可能的不良行为记0.5分,分为CO组(11岁前的不良行为总分数≥3)和AO组(11岁前的不良行为总分数<3且14岁后的不良行为总分数≥3),各抽取110例14～18岁男性暴力犯罪青少年。从职业高中选取110例14～18岁男性普通学生。3组均排除躯体疾病、精神疾病等,完成儿童虐待问卷、忽视问卷、攻击问卷及自制一般情况问卷。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以SPSS 18.0对3组家庭社会环境一般情况进行χ^2检验;3组攻击行为、虐待、忽视用方差分析进行两两比较及SNK多重比较检验;用stata/SE 12.0对AO组和CO组攻击行为与童年虐待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3组成长环境情况比较

AO组、CO组和对照组3组在父母不良嗜好数目、居住环境、家庭周围社会风气、主要管教方式、父母婚姻及关系、父母教育程度有统计学差异($P<0.05$),3组在父母性格内外倾向、父母职业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

2.2 3组攻击行为总分、各因子的比较

AO组、CO组、对照组3组在躯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间接攻击、敌意及攻击总分上差异显著($P<0.05$)。

SNK多重比较检验发现:躯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3分量表及攻击总分,CO组>AO组>对照组,3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O组、AO组间接攻击高于对照组($P<0.05$),CO组、AO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O组敌意分量表高于AO组和对照组($P<0.05$),但AO组和对照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 1 AO 组、CO 组、对照组家庭社会环境比较

组别	n	父亲不良嗜好数目			母亲不良嗜好数目			居住环境			父母婚姻关系	
		没有	1 个	≥2 个	没有	1 个	≥2 个	城市	郊区	农村	好	差
AO 组	110	33	30	47	37	30	43	24	48	38	77	33
CO 组	109	36	38	35	63	35	11	15	29	65	91	18
对照组	110	46	41	23	79	28	3	51	41	18	100	10
χ^2		12.519			63.079			48.435			16.007	
P		0.014			<0.01			<0.01			<0.01	

组别	n	是否独生子女		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母教育方式			居住环境周围风气		
		是	否	高中以下	高中	高中以上	说服为主	打骂为主	二者兼并	较好	一般	较差
AO 组	110	68	42	58	40	12	53	27	30	36	45	29
CO 组	109	56	53	30	33	46	78	13	18	65	38	6
对照组	110	83	27	20	18	72	84	8	18	75	31	4
χ^2		13.690		59.979			24.183			44.518		
P		<0.01		<0.01			<0.01			<0.01		

CO 组有 1 例未完全填写一般家庭情况问卷,予排除

表 2 AO 组、CO 组、对照组攻击行为各因子评分及总分的比较
($n=110$, $\bar{x}\pm s$)

组别	躯体攻击	言语攻击	愤怒	敌意	间接攻击	攻击总分
AO 组	21.36±5.80^{ab}	12.98±4.17^{ab}	12.98±4.17^{b}	18.78±6.68^{b}	17.09±6.17^{a}	84.00±17.45^{ab}
CO 组	24.42±5.27^{a}	14.98±3.92^{a}	14.86±3.92^{a}	20.92±6.24^{a}	20.03±7.00^{a}	95.58±15.85^{a}
对照组	14.83±6.37	11.65±3.92	12.23±4.01	14.81±6.40	16.06±7.17	69.58±17.67
F	77.543	19.218	11.576	11.576	9.183	24.887
P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与 CO 组比较

2.3 3 组被忽视、受虐经历各因子及总分的比较

AO 组、CO 组、对照组 3 组在“躯体忽视、情感忽视、交流忽视、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及“忽视总分、虐待总分”的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0.01$)。

SNK 多重比较检验发现,AO 组交流忽视、情感忽视得分显著高于 CO 组和对照组($P<0.05$),但 CO 组和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O 组和 CO 组性虐待、虐待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但 AO 组和 CO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AO 组、CO 组攻击行为与童年虐待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 AO 组、CO 组攻击行为与童年虐待均呈正相关($r_{AO}=0.44$,$r_{CO}=0.78$,$P<0.01$)。

3 讨论

研究显示 AO 暴力犯罪青少年数量是 CO 的 2~3 倍[10]。本研究显示 AO 组和 CO 组在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差于对照组,且 AO 组差于 CO 组,这与文献[3]研究结果一致。父母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可能直接或间接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4]。杨林等[11]指出行为问题是个体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内在因素如人格特点是暴力攻击行为的基础,而环境既是缓冲应激的支持系统也是慢性应激的重要来源,因此不良家庭环境可能是暴力攻击行为的激发因素甚至是基本动因。如社交焦虑、家庭经济、家庭暴力、错误教养方式、不安全的居住环境等是暴力攻击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12]。

本研究显示,AO 组童年受虐待和被忽视程度高于 CO 组,且 AO 组、CO 组童年受虐待和被忽视程度均比对照组严重。婴儿期或童年期遭遇母亲拒绝、父母失去应有的角色、严重而不合理的惩罚、虐待等,这些组成了儿童发展暴力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发展理论特别强调早年虐待经历对童年及成人暴力行为有更强的预示作用[13]。Moffitt 通过单卵双胞胎的研究发现,虐待、忽视可能会影响基因的表达。研究显示:童年虐待可以破坏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海马、杏仁核、小脑及左侧大脑皮层[14],从而影响其情绪与行为的控制能力,动物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观点[15]。Kotch 等[13]对 1 318 名儿童长期纵向研究发现早年忽视与成年的暴力行为有密切的关系。Newton 等[16]提出忽视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虐待,其影响甚至比其他虐待对暴力攻击的影响更大。

本研究发现 AO 组、CO 组在攻击行为严重程度高于对照组,而 CO 组高于 AO 组,这与 Walters[3]的研究结果相近,但 Walters 研究还发现 CO 个体反社会的种类并不比 AO 组多。CO 型青少年多有品行障碍、精神

表 3 AO 组、CO 组、对照组被忽视、受虐经历各因子及总分的比较($n=110$, $\bar{x}\pm s$)

组别	躯体忽视	情感忽视	交流忽视	忽视总分	情感虐待	躯体虐待	性虐待	虐待总分
AO 组	29.35±3.83^{ab}	14.85±3.41^{ab}	13.69±3.92^{ab}	76.06±9.46^{ab}	11.07±3.09^{a}	9.15±2.67	7.73±2.82^{a}	27.95±5.37^{a}
CO 组	26.03±3.95^{a}	10.85±2.84	12.61±3.09	66.24±8.08	8.98±2.48	10.46±2.23^{a}	7.47±2.32^{a}	26.91±5.72^{a}
对照组	23.95±3.89	11.17±2.68	12.46±3.08	62.79±8.13	7.37±2.84	6.00±1.77	6.05±1.73	19.42±4.57
F	53.790	60.422	4.273	70.754	47.594	112.993	16.464	86.524
P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与 CO 组比较

发育问题和家族疾病问题等危险因素,在控制行为方面较AO组及健康儿童差,预示他们在处理各种问题时易于失控,在成年后自我调节能力差。Odgers等[17]对1 000名儿童从2~32岁长达30年的随访研究发现,CO型个体在各种重要生活领域均有较严重的问题,如心理健康、社交、行为问题等。CO型个体常常是冷酷无情的和不易动感情的性格特点,在美国这类个体在各社区一般有7%~10%,占到犯罪人数的一半[18]。CO型男性比女性多10~14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男性在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危险因素更脆弱或对刺激更敏感,以至于相对容易受到环境和家庭的影响[19]。

AO组在童年受虐方面的严重程度明显高于CO组,然而CO组的攻击行为严重程度却显著高于AO组,这与先前研究[3]一致。对两组受虐与攻击行为进行相关分析,显示童年受虐经历与攻击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结果与大多数研究一致,但本研究发现CO组童年虐待与攻击行为相关程度($r_{CO}=0.78$)大于AO组的相关程度($r_{AO}=0.44$)。这种差异可能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CO型可能有易感遗传基础,对童年期负性生活事件更敏感,负性事件可能导致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影响遗传物质的表达[17]。Zai等[20]研究发现多巴胺D2受体基因位点(rs1079598 CC,A-241G,TaqIA T)与儿童攻击行为呈正相关。Newton等[16]研究提示攻击暴力可能是5-羟色胺基因和负性环境复杂的交互影响的结果,而不应该单纯用环境或基因来解释暴力犯罪。AO在童年期经历慢性负性事件的长期影响才导致他们行为的改变。本研究相关分析发现性虐待与攻击行为无相关性,与国外研究不一致,这种差异可能与中国特殊的社会风俗、男性不愿暴露性隐私及特殊文化环境对性虐待的认识、理解不同等有关。

本研究不足及展望:①缺少女性样本,因为监狱中因暴力犯罪的女性青少年少,样本收集难度大,本研究组正在努力收集女性样本,以弥补该项不足;②本研究问卷均根据父母和青少年的回忆填写,不可避免会出现虚假数据,这也是临床研究不能完全避免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借鉴国外研究,结合学校档案或相关政府部门资料来分析研究;③Moffitt及Walts提出CO型青少年受遗传影响更大,本研究中缺乏遗传数据,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结合多巴胺能基因、5-羟色胺基因等联合分析环境与遗传对暴力攻击行为的影响。

志谢 衷心感谢重庆市未成年人管教所、重庆市渝中高级职业学校的积极支持与帮助

参考文献:

[1] Moffitt T E. Adolescence-limited and life-course-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r: a developmental taxonomy[J]. Psychol Rev, 1993, 100(4): 674-701.

[2] Moffitt T E, Caspi A, Dickson N, *et al*. Childhood-onset versus adolescent-onset antisocial conduct problems in males: natural history from ages 3 to 18 years[J]. Dev Psychopathol, 1996, 8(2): 399-424.

[3] Walters G D. The latent structure of life-course-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r: is Moffitt's developmental taxonomy a true taxonomy? [J]. J Consult Clin Psychol, 2011, 79(1): 96-105.

[4] 李岩. 青少年暴力犯罪的若干危险因素[D]. 上海: 上海大学, 2006.

[5] 李丽. 攻击问卷AQ的信度, 效度及湖北省城市常模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6] Thombs B D, Bernstein D P, Lobbestael J, *et al*. A validation study of the Dutch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factor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known-groups validity [J]. Child Abuse Negl, 2009, 33(8): 518-523.

[7] 张敏. 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信度及效度评价[J]. 中国公共卫生, 2011, 27(5): 669-670.

[8] 杨世昌, 杜爱玲, 张亚林, 等. 儿童被忽视量表在湘潭地区871名儿童中的试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 21(12): 819-821, 828.

[9] Burt S A, Donnellan M B, Iacono W G, *et al*. Age-of-onset or behavioral sub-types? A prospective comparison of two approaches to characterizing the heterogeneity within antisocial behavior[J]. J Abnorm Child Psychol, 2011, 39(5): 633-644.

[10] Lahey B B, Van-Hulle C A, Waldman I D, *et al*. Testing descriptive hypotheses regarding sex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duct problems and delinquency[J]. J Abnorm Child Psychol, 2006, 34(5): 737-755.

[11] 杨林, 杨德兰. 暴力人群的家庭环境对照研究[J].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2007, 32(6): 629-631.

[12] 顾璇, 姚荣英. 交往焦虑与中学生攻击行为的相关性研究[J].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2011, 33(19): 2091-2092.

[13] Kotch J B, Lewis T, Hussey J M, *et al*. Importance of early neglect for childhood aggression[J]. Pediatrics, 2008, 121(4): 725-731.

[14] Teicher M H, Andersen S L, Polcari A, *et al*. The neuro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early stress and childhood maltreatment[J]. Neurosci Biobehav Rev, 2003, 27(1/2): 33-44.

[15] Champagne F A, Curley J P. How social experiences influence the brain[J]. Curr Opin Neurobiol, 2005, 15(6): 704-709.

[16] Newton A W, Vandeven A M.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a worldwide concern[J]. Curr Opin Pediatr, 2010, 22(2): 226-233.

[17] Odgers C L, Moffitt T E, Broadbent J M, *et al*. Female and male antisocial trajectories: from childhood origins to adult outcomes[J]. Dev Ppsychopathol, 2008, 20(2): 673-716.

[18] Frick P J, White S F. Research review: the importance of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for developmental models of aggressive and antisocial behavior[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2008, 49(4): 359-375.

[19] Eme R. Male life-course 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r: a review of neurodevelopmental factors[J]. Aggress Violent Behav, 2009, 14(5): 348-358.

[20] Zai C C, Ehtesham S, Choi E, *et al*. Dopaminergic system genes in childhood aggression: possible role for DRD2[J]. World J Biol Psychiatry, 2012, 13(1): 65-74.

(**收稿**:2012-08-03;**修回**:2012-09-10)

(编辑 王小寒)